

## 01 糖霜丸

郭聿恩<sup>1</sup>

我是厝裡第一个出世的囡仔，所以從細漢阿公和阿媽就共我惜命命，尤其是阿媽，伊攏講我是伊的「糖霜丸」。若是有我佇咧，咁水都是甜的，毋免食嘛會飽。

其實，我並毋是啥物貼心會弄人笑的囡仔，阿母攏講我是：「雙个旋，惡甲無人問。」拄出世都猶無二四點鐘咧，就予紅嬰仔室的護理師敲電話來投，講我吼甲誠大聲，按怎騙都袂恬，只好來共阿母討救兵。所以，佇別人兜是：「一个囡仔，較鬧熱三个大人。」啊若阮厝是：「一个囡仔，拚倒五个大人。」規厝間的大人，予我這個囡仔疔舞甲食毋成食、睏毋成睏，真正是足忝頭。

彼時阿爸、阿母攏佇高雄食頭路，又閣煩惱倩奶母育毋知敢會予人灌米酒袂，才將我園佇臺南，拜託阿公、阿媽鬥相共。彼个時陣攏已經退休矣，原底叫是恁孫就親像：「桌頂拈柑，輕輕鬆鬆。」想袂到我誠纓纏，一定攏愛人抱，連欲睏嘛愛予人抱咧睏，無，就會吼袂恬。阿公、阿媽無我

的法，只好三不五時仔就叫阿爸、阿母轉來替手，連猶未嫁的阿姑嘛愛鬥恁孫。

雖然我遮爾歹恁，毋過，阿媽猶是誠疼我，不管是欲去佗位，伊一定會恁我去。欲恁我出門的時，伊會先用借巾共我縛佇伊的尻脊餅，才閣用風幔包予緝。所以，我細漢的時，便若看著阿媽提借巾和風幔，就會緊爬過去阿媽的身軀邊，喙笑目笑等阿媽抱我出去迺迺。阿媽講我彼个模樣真正足古錐，就算到今，伊猶深深記佇咧頭殼內底。

因為自細漢就綴佇阿媽的身軀邊，毋才我開始學講話的時，講的就是臺灣話。阿媽講我彼時大舌閣興喋，拄咧學話的時，大人一句話攏予我分做三、四節，一直餹、一直餹。若是有人學我講袂輾轉的模樣，我閣會受氣，規个面就膨獅獅，一直愛阿媽來安搭才欲煞。

三歲了後予爸母恁轉來讀幼稚園，以後的日子嘛因為學業，漸漸較無轉去臺南矣。毋過，便若佇電話中聽著阿媽叫「糖霜丸」的聲，我就會想欲閣轉去阿媽的身軀邊，予伊攏牢牢。

<sup>1</sup>郭聿(Ùt)恩